

●桑梓留痕●

秋夜听虫

□陈宏平

初秋时节,白日的暑气依旧粘在皮肤上,久久不散,早晚的风却已然换了性情,裹挟着丝丝凉意,拂过脸颊时,好似一片洁净的青叶擦过。乡村的夜晚,便在这晚风里渐渐活泛起来。

晚饭过后,村民们陆续走出空调房。铁匣子吹出的冷气固然舒爽,却少了自然的气息,待得久了,难免头昏脑涨,哪里比得上山野吹来的晚风舒服。家家户户的水泥地上,板凳、竹椅、旧门板一概将出来,随意摆放,喧嚣散去的村庄,又泛起人间烟火的热闹。

初秋的夜晚,如一缕细软的丝线,轻轻一牵,便把我找回多年前的那些秋夜。那时候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事多半靠双手双肩。盛夏酷暑,大人们终日在田地里挥汗劳作,分外辛苦。彼时没有电扇,更谈不上空调,闷热的盛夏,是一年中最难熬的光景。待到夏尽秋来,夜色里终于漫出几分清凉。

人们把旧门板支在板凳上当床,躺在上面摇着芭蕉扇闲话家常。话语断断续续,东家稻子抽穗,西家母猪产崽;谁家少年长高,已经能挑得动两桶井水;哪家姑娘觉得良缘,听说男方在镇上开了铺面。聊着聊着,手中蒲扇慢慢放缓,歪落在身侧,鼾声便悠悠响起,一重一轻,如同雨前隐隐的闷雷,白日积

攒的满身疲惫,都在鼾声里渐渐消散。想来他们已然沉沉睡去,梦里依旧是骄阳之下躬身耕耘的田间光景。

小孩却全无睡意。我躺在门板的边沿,看月亮缓缓向西游走,看繁星密密匝匝缀满深蓝的天幕。银白的月光如水泼洒,淌满一地,把人影拉得单薄细长,连说话都不自觉放轻声调,生怕惊扰了夜色。白日里蛰伏的虫儿尽数苏醒,此刻正争相放声鸣叫,声响此起彼伏,好似看不见的潮水,一波叠着一波,把整个秋夜化作一片声乐的海洋。

虫鸣之中,数蟋蟀叫得最响亮。听说只有雄性蟋蟀才会鸣唱,它们鼓动翅膀,放声高歌。一则宣示自己的领地,告诫同类切莫越界;二来也饱含一腔柔情,唱一曲月下情歌,向隐匿暗处的雌虫展示自己。一声声鸣叫从扁豆花丛中跳荡而出,清亮通透,如同银铃在风中摇晃,又似无数细小的铜锤,一下下敲击着沉沉夜幕。

那一丛扁豆花,平日里并不惹眼。一串串粉紫花穗垂在篱笆之上,像羞怯低垂的小铃铛,白日隐没在满园翠绿之间,少有人驻足细看。可到了夜里,经月光浸润,花瓣仿佛变得通透,似薄琉璃雕琢而成,内里隐隐浮动着

微光。晚风掠过,花穗轻轻颤动,好似无数振起的小嘴,在夜色里悄悄含笑。

虫鸣并不聒噪,反而衬得周遭愈发静谧。静得能够听见露水顺着扁豆叶缓缓滑落,“嗒”地轻响一声,清脆细微,恍若睡梦中人轻轻咂嘴。

那块旧门板,我再熟悉不过。桐油早已褪尽,露出木头原本的肌理纹理,历经无数露水与汗渍浸染,木身温润发亮。两把长凳一架,便是简易的纳凉卧榻。没有雕花床头,没有锦缎被褥,可它承载过的梦境,却比任何精致床铺都更加踏实安稳。大人们直直躺卧其上,手里还攥着旧芭蕉扇,偶尔下意识摇上两下,散出一缕混着干草气息的微风,却不足以唤醒沉睡的人。邻家三叔翻个身,口中喃喃几句,许是梦到了来日田间的农活。芭蕉扇滑落在地,月光悄然落于扇面,仿佛在细读掌间的纹路。我忽然心想,其实不必摇扇,黑夜本身就是一把硕大温柔的扇子,悠悠缓缓拂过整座村庄,吹散白日的燥热,送来一整个丰盈金黄的秋梦。

夜空是深邃辽远的蓝,近乎墨色,却又并非全然漆黑,一轮皓月高悬中天。仰望漫天星辰,密密麻麻,如同谁随手撒下一把碎银,

又像千万双好奇的眼眸,一眨一眨窥探世间烟火。我凝望星空,总觉得星星也在遥遥望向我,人与星河之间,生出一份无言的默契与欢喜。那时我深深感慨,秋夜何其慷慨,把万顷月色、漫天星斗、连绵虫鸣,还有裹挟稻香的习习凉风,悉数赠予人间,分文不取。

后来,我也渐渐昏沉。恍惚间,扁豆花化作一只只紫色小喇叭,吹奏无声乐曲;蟋蟀的吟唱里,混进稻穗灌浆细微的簌簌声响,还有露珠在叶片滚动的细碎之音。万物朦朦胧胧,好似隔了一层清水薄雾。再往后,意识便沉沉陷落,坠入门板托举的梦境。梦里月色清凉,澄澈透亮。

岁月匆匆流逝,当年那块旧门板想必早已腐朽,两条长凳也不知所踪。昔日纳凉的水泥场院,如今停放着各家的汽车。可每逢初秋夜晚,月光照进城市窗棂,我依旧仿佛听见此起彼伏的虫鸣,看见那一丛粉紫色的扁豆花在水的月色中静静绽放。原来有些美好,从未真正走远,它们只是蛰伏记忆深处,等待一缕月光、一阵晚风、一声虫鸣,将往事轻轻唤醒。

在喧嚣的尘世之中,今夜,我又一次做回那个月下听虫的孩童。

●诗韵潮声●

秋(组诗)

□陈国斌

秋思

风摇竹影有声画,月泻银光无字诗。
独坐窗前谁是伴,故人遥隔一秋枝。

秋意

西风一夜过林丘,减却青衫换锦裘。
莫道霜天无暖色,满山红叶正烧秋。

秋声

新凉涤暑碧霄清,野陌云回爽气横。
蝉隐短篱凝露泣,鸿斜远岫破烟鸣。
千峰暮色连空静,一叶霜痕擗地轻。
唯有西窗知此意,枕边时作晚风声。

漏

□梁秋红

天花板在练习哭泣
一滴,两滴
把凌晨三点的寂静
泡成一块发胀的海绵

楼上有位木匠
总在日出之前
为陌生人丈量
最后一寸光阴

大门永远敞着
风自由出入
陌生人也是

地底停满失眠的钢铁
挤在一起
像一群找不到岸的鱼

我数着墙上的霉斑
像数一封封
寄不出去的
迁徙申请书

仰望

□刘春娜

河水向远方流去
却把来时的山岗背在身上
大雁朝南方飞去
却把归去的方向刻进翅膀
而我每一次运行
都把故乡揣在胸口
像揣着一块
不肯融化的冰

炊烟弯了弯腰
把一缕白升成我认得的模样
铁轨在夜里发烫
像一句没说出口的方言
——总有人正赶来相见

直到那天
一只鸟从天空飞过
翅膀切开风
抖落几片斑斓的羽毛
像故乡那个少年
好看又遥远
我伸手去接,只接住
一把碎掉的光

我把记忆捧在手中
抬头,天空蓝蓝的
忽然明白
故乡没有离开
它只是学会了隐身
化成了风,化成了云
化成了我每次抬头时
满眼的蓝
化成了我低头时
脚下,那一声
轻轻的回音

而那回声里
站着一个人
一直在原地
替我仰望

●经纬行吟●

沙漠里的绿洲

□查贵明

自充沛的江淮水泽迢迢万里而来,我们跨越山海赴约塔克拉玛干。

临行前,我对这片瀚海的所有想象,都囿于荒漠的固有模样:是黄沙千里铺陈的坦荡,是风沙卷地、桀骜不羁的狂放,是河道断流后的荒芜,是旷野无人、满目苍凉的孤茫。我本想来奔赴一场大漠的苍凉盛宴,触摸这片土地干涸沉寂的灵魂,却不承想,所有刻板的预设,都被眼前的绿意彻底推翻。

车轮碾过平整的柏油长路,窗外翠色连绵,生机漫溢。茅盾笔下傲然挺立的白杨,成排成列肃立在戈壁路旁,风骨凛然;连片的核桃园缀满青葱硕果,丰盈饱满;乡野庭院之间,葡萄藤攀架缠绕,缀满枝蔓。烟火暖意与草木生机交织,在荒漠边缘肆意铺展,消解了大漠的凛冽与蛮荒。

9月5日,车子停在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的沙丘边。名为沙漠,实则已是一处观景台。路旁,玉米秸秆围成护圈,护佑着一株株新栽的幼苗。登上沙丘高处放眼远望,前方沙丘布满固沙的草格,牢牢缚住流沙。右侧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左侧的绿野向着沙海深处缓缓延展。昔日漫无边际的浩瀚,已然被四方的田畴切割环抱,只余下这一方小小的沙域,供游人驻足凝望。一个钟头的停留,总觉意犹未尽,我们又辗转去往阿热库木沙漠公园。

这里沙丘连绵,视野更为辽阔,却依旧是被生机环绕的沙漠公园。红柳从簇生在沙坡,梭梭固守着沙丘,沙竹从丛破土而出,锁住奔涌欲动的黄沙。抬眸望长空,鸟群翩然盘旋,穿梭于沙海与绿野之间,为这片涅槃重生的土地增添灵动

与生机。我心中豁然明朗,大漠的蜕变、荒原的新生,不是偶然的馈赠,而是岁月坚守与久久为功的必然。

极目向南远眺,巍峨昆仑山横亘天际,雪峰皑皑,如天际镶嵌的绵长云线。雪山融水潺潺汇聚成澄澈的桑株河、皮山河、杜瓦河,一脉脉清流汩汩奔涌,长年滋养着干涸的戈壁,滋润着这片壮阔的土地。世代栖息于此的儿女,以勤劳为犁、以坚守为盾,治沙拓土、耕耘山河,将漫漫荒漠雕琢成万顷良田。

坐落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皮山,借着“沙漠锁边”的时代工程,岁岁更迭、日日新生。漫天扬尘渐渐稀少,温润细雨悄然增多,肆虐的沙漠步步后退,盎然绿意纵情延伸。

望着这倔强生长的沙生草木,蔚为壮观,我忽然读懂了自己西行万里的初心。我们自江淮奔赴,深耕教育援疆、笃行文化润疆,恰似一脉奔涌的清泉、一缕鲜活的新生血液,毅然汇入这片干涸辽阔的大漠。草木以根系锁沙、以生机固土,锁住大漠的荒荒;而我们以笔墨润心、以教育传温,以文化之力滋养这片土地的精神莽原。草木延展的是大漠的生态绿洲,而我们深耕的是边疆的文化绿洲,为苍凉戈壁注入不竭的文脉活水。

世间最动人的抗争,从不是对峙与博弈,而是温柔且坚定的浸润。细雨终会褪去荒芜,草木终会铺满戈壁,而文脉与热爱,终将跨越山海、生生不息。我们奔赴而来的远方,不止是大漠绿洲的延伸,更是一场文化的传承、教育的守望,是一代人以初心赴山河,让生态的绿意与精神的生机在边陲扎根。

接纳“奥德赛时期”的自己

□谭庆楠

好起来了。但是什么时候会好起来呢?我根本不知道。

有一年,我妈意外从阁楼上摔了下来,尾椎骨断裂。我找领导请假,领导不批,他说:“这个月请假的名额已经批给别人了,你回家还不如在公司多挣点钱,给你妈多买点补品。”我点头,转身在手机上打开了购票软件,我想偷偷溜回家。可怎么也抢不到票,连站票都没有。我急得眼泪啪啪地掉。

晚上下班回家,我在地铁口看见有人在卖盆栽,听说植物可以治愈人心,于是我买了盆芦荟,放在阳台上的那个1平米的“小菜园”里。每次觉得心口堵得慌的时候,我就跑到阳台上给植物浇水。

等我终于有时间回到老家,我妈肉眼可见地变老了。后来,我很努力地工作,却依然没能稳定下来,我一天比一天焦虑,也一天比

一天迷茫。在广东漂泊的第7年,我爸打电话跟我说,他创业负债,接着又问起了我的工作情况。我坐在地板上,不敢告诉他我已经失业1个多月了,我说:“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勉强吃饱,存不下钱。”挂断电话后,我走到阳台上,想给芦荟浇水。

阳台上,我种的菜已经枯萎,只有芦荟依旧绿得发亮,我决定把芦荟移到土里。谁知劈开盆栽的那一刻,我直接傻眼了,这是一盆塑料做的芦荟,根本不是真芦荟。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哇哇大哭起来,觉得生活脱轨了,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为了寻找些慰藉,我把自己泡在书店里。有次参加读书会,书友听了我的故事,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他们说:“你要允许自己做自己,接纳自己现在的焦虑和迷茫。”我心中感动,但更多的却是不解。没多久,我回



斗蟋蟀
周星聪 绘

●生活札记●

最近,“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很火。所谓“奥德赛时期”,是指20至35岁的年轻人告别校园庇护、脱离家庭依附,还未拥有稳定事业、固定居所、笃定人生节奏的过渡期。“奥德赛”这个词来源于《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英雄奥德修斯在战后返乡时,意外在海上漂泊了10年才回到家。于是,社会学用“奥德赛时期”来比喻现代年轻人漂泊不定的生活阶段。

我大学毕业后远离家乡,去广东找工作,面对大量的工作岗位,忽然觉得很迷茫。书店店员、金融销售、助理文员、讲师助教、新媒体策划……好像每个工作都可以尝试,但又好像每一个都是将就。那段时间,我一会儿做这个工作,一会儿做那个工作,始终找不准自己的定位。只是每天像一台机器似的,重复着前一天的工作。焦虑、不安、忧郁,将我团团围住。我告诉自己,再撑一撑,马上就会

